

名家書簡・國文補修讀物第一種

寄雲妹的信

徐蔚著

中國文化事業社出版
重慶民生路冉家巷二十一號

名家書簡・國文補修讀物第一種

寄雲妹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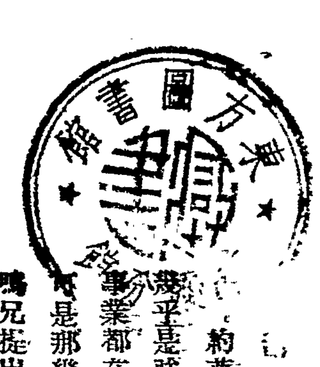
徐蔚南著



中國文化事業社出版

重慶民生路冉家巷二十一號

寄雲妹的信



（一）

約莫十多年前的一個秋天，我患了一場大病之後，幾個做醫生的同學們，幾乎是強迫着我，一定要我轉地療養。我對於上海有點戀戀不捨，同時，我的事業都在上海，實在也難脫身。同學們勸我去青島，或者普陀，或者莫干山。可是那幾個地方，我都不願意去，因爲覺得離開上海都太遠了。後來老友胡鴻鳴兄提出乍浦這個地方來，以爲很適合我去的條件的：第一，汽車來回一次不到大半天功夫，離開上海很近；第二，那兒在夏季裏中外人士去海水浴的不少風氣也並不閉塞；第三，那兒有天主堂，當地土著大多是教徒；原來我的太太吳企雲女士是一個最虔誠的天主教徒。這三個條件使我太太非常贊同，也說服了我。那時的汽油眞便宜，每加侖只要五角錢，月底結賬，還要打個九折。上海乍浦間來回一次。只要五六加侖的油。況且在滬杭國道上駕車疾馳也有一番樂趣。去乍浦！我轉地療養的地方於是就決定下來了！

一個清早，我的太太便自己駕著車，貿貿然送我到乍浦去，把乍浦當作一個現代化的地方似的，也不探聽一下有沒有旅館可以寄宿，也不依賴什麼親友，竟把我直送到乍浦的山脚下了。到了山下，她跳下車了，就近打聽起膳宿的地方，居然一探卽得，有一個農家，當年新造幾間平屋，在夏季裏分租給去游泳的客人的，秋天客人走光，房子空關著，便很歡迎我地把屋子借給我一間，並允供給飯食，簡直像國外大都市的近郊一樣便利，一下子就安排妥善了。

我租賃的房子是在面海的山脚下，向窗前一望，就是大海，左右是兩山，正是風景的中心點。那房子作爲療養室，眞是再好也沒有了。太太替我安排妥善之後，她就爽爽朗朗駕著車子回上海去了。在古老的中國，我和太太兩人那時的生活，現在想來，實在不大合乎環境，因爲我們倆的生活，實在太年青似的，而又太現代化了。

活力是企雲的象徵，樂觀與努力是她的性格。我的女兒天明，生了猩紅熱，她便把她送到北四川路底的一個外國醫院裏去。她把女兒完全交付給醫生與

看護，每天她從戈登路的家中自己駕着車去探望一回，兩星期後，母女欣欣然同車回來了！這就是企雲辦事的一例！我在乍浦養病時，她也不時送水菓，送衣服飯菜來，伴我半天，然後她一個人回家。

我在乍浦一個多月裏，在松林中，在海灘上，坦堂堂地脫光衣服晒太陽，一點心思也不用，我的健康竟迅速地恢復了！這一個多月裏，我與松風明月爲友，我與海鷗家禽爲友，我與波濤山岳爲友，我與農夫田工爲友，清閑而熱鬧，感到從未經過的親切與愉快。每天，我欣賞大自然的一切，而這大自然一切於千變萬化的不變中，叫我欣賞不厭。我渺小的身體站在遼闊的大海面前，我的胸襟也擴大了。我昂起頭來，傲然覺得我不是一個尋常的人物，自然將我訓練到偉大了。我對乍浦，眞是既感激又愛戀！

總理物質建設第二計劃第一部東方大港內，稱以上海爲中國東方的世界商港，實在並不是理想的位置。在這種商港最良好的位置，當在杭州灣中乍浦正南之地。他想把乍浦作成爲一計劃的大商港。

乍浦後經國民政府仔細視察之後，認爲是當前的一個軍事要塞，便禁止中外人士在該處購買土地。並即行建築堡壘。原來政府早看到乍浦是我國東方的一個缺口，敵人很可能從這個缺口登陸，而威脅我們東南各省的。果然八一三上海戰爭爆發後，日寇從租界上進攻，從吳淞口進攻，都沒有效果，最後還是偷偷地從乍浦登陸，威脅我國第一線部隊的後方，而逼使我國大軍不得不從上海一帶撤退的。

明朝的倭寇擾亂東南一帶，就是從乍浦上陸的，而今日廿世紀的倭寇還是鈔襲他從前的舊法子，而使江浙各省淪陷。乍浦！乍浦眞是個要塞！我們把現代的倭寇趕出去了後，應當立刻就全神貫注於乍浦，迅將乍浦建設爲一個名副其實的最堅固的國防要塞！

這個歷史上幾經出演爲重要角色的乍浦，我何幸而得寄居在那兒，得使我儘情視察該港的各個微細的地方，得使我在沙灘上、松林中，徜徉、遊玩、休息！

我要反覆地說，乍浦的風物實在太迷人了。我要把乍浦迷人的景色寫出來，告訴世人，第一自然先要告訴我的太太，吳企雲女士。我每天寫一封信寄給她，信中所說的，不是情話，不是家常，不是我的業務，竟是風物的描繪，全部是風物的描繪，我的太太幾次來探望我時，她站在海灘上，凝目遠眺，她站在山巔上，俯目下視，仿彿因爲她讀了我的信，對於乍浦的風物，也感到無限的迷人了。同事的朋友讀了我的寄給雲的信，也覺得乍浦值得得一去，於是結伴而來。一方面他們來探視我，一方面也是爲欣賞乍浦的風物。

「風景眞好極了！」每個到乍浦的人都這樣的說。

（二）

書信是任何人需要的一種工具，因爲書信，就等於言語。除開啞子，任何人要說話，以發表他的意見，以與人構通情感，而啞子不能說話，如果啞子而受過教育的，他倒可用文字來代替說話，他也就可以寫信。

寫信就是等於說話。有什麼話要說，就在信紙上寫什麼話好了。可是從前

白話文沒有通行時，寫信卻像一種專門技術似的。官廳有文牘，商店有司書，專門做寫信的工作。書信有書信的專門體裁，譬如開頭請某人看信的看字，在文言文的尺牘體裁裏，分出不知多少等級；鬧出不知多少花樣，什麼「勛鑒」哪、「賜鑒」哪、「台鑒」哪、「親鑒」哪、「大鑒」哪，看收信人的地位身分親疏遠近，而大有分別。到信尾請安也請出無窮數的「安」來，什麼「勛安」、「福安」、「全安」、「大安」、「春安」、「秋安」、「台安」。這請安也要看收信人的地位，身份，而有所分別，不能亂寫。就因為這種所謂尺牘體裁，弄得寫信變成為一種特別訓練，而替寫信的人，也像成為一種專門人才了。

其實書信應該是照言語那麼寫述的。我們說話，要說得誠懇、周到、親切、明白，才能使對方聽說話的人，聽得清楚，感到真切親熱。寫信既是代替說話，自然應該一如說話那麼誠懇、周到、親切、明白，才能使收信人讀了信後，懂得清楚，感到真切親熱。可是從前的尺牘體裁，卻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常

常要用幾千年前的典故來敍述自己的感情，用陳死人的故事來代替自己所想說的說話，要使收信人去猜測，去研究，去朗誦，彷彿是一篇古文。一般無智識的青年於是以爲書信是一定要那麼樣的才成爲書信似的，於是向書店中買「尺牘大全」哪、「寫信不求人」哪、「交際必備」哪一類的書來鈔襲，一張普通八行的信箋，用好大的功夫才寫滿了。自以爲得計，謀事，求職，都像可以實現了，豈知其所謀求的實現與否，竟與其信全無關係！直到白話文運動成功以後，書信的體裁才得大部分的解放。除了官場中還時刻有那種「八行書」以外，父母子女親戚朋友間的通信，都已像說話那麼率眞的了。

書信中的形式上客套，實在沒有多大用場，寫不寫都可以，有兩件倒不可不寫的。除開寫信人與收信人的姓名以外，第一件必須寫的是寫信時的年月日，第二件是寫信人的通信地點。有了時日與地點，才可使收信人知道是什麼時候的信件，以及爲復信之用。我常常看見青年人寫的信，常常忘記寫上時日與地點，實在是一種要不得的疏忽。

讀信是一椿愉快的事情。因爲每個人在社會中生活，總不喜孤獨無親的，收到親友的信札，等於與親友對晤，自然極愉快的，不論信中所敍述的是歡樂或悲哀。一個人收到了信，應該寫回信，寫回信是一種禮貌，同時也可想到收信人收到你覆信時的愉快。地位高貴的人有時收到人家應酬信或者求職信後，沒有覆信，那是要原諒他們的，因爲他們地位高貴了，身分也不同了，不便輕易落筆，並且他們一定應酬很忙，沒有時間寫信。

如果我們有時間，將自己的近狀以及所見所聞，寫信報告給親友們聽聽，或者因爲久不相見，寫信問候一下起居，也是極應該的。收到你信的親友對你的感情一定會濃厚起來的。在前線作戰的士兵，得到後方一封信，眞是比任何東西還覺可貴呢。所以常常有人發動徵集書信去寄給戰士們的。

文藝作品，有取書信的形式，理由是叫人閱讀起來格外覺得親切有味。中外的文藝作家都有這種書信形式的作品的。晉人書信，短短幾行，卻很雋永，別有風味。像曾國藩的家書，多少比他的札記雜感爲高明。近人如蘇曼殊的信札

，也很有趣緻。上面所說的書信，並不爲文藝創作的一種形式，倘且說起來有味，其爲創作形式的書信，自然格外有引人入勝之妙了。

我寫給企雲的這幾封信，是眞的信，並沒有成爲文藝作品的野心，只是在乍浦那末好地方，風物是那麼勾人，我一個人無聊，便將所見的風物，寫信給她，請她分我一點愉快，同時也叫她安心，知道我的病是如何迅速地復原，竟有興緻寫述那種海邊風物的書信的了。

圖畫中有山水、人物、花鳥等等的分別。洋堂的題材，也有人物、靜物、風景之別。如果文章也有風景文章的話，那末我寫給企雲這一堆信，可以說完全是風景信了。乍浦的風景眞是美妙，如果我的信，能夠打動讀者的心，覺得那地方，你也想去一去才好，那我的信就可算沒有失敗；要是讀了我這種信，昏昏欲睡，並且覺得乍浦地方不特不可愛，而且討厭，那是我的書信完全失敗了。

（三）

我這幾十封信，最初黃天鵬兄看見了，完要拿去在他所編的時事新報青光上發表，居然獲得讀書的愛好，有位呂先生就是因爲讀了我這幾封信而與我認識，他現在也在重慶，見了我面總提及乍浦的，並且以爲我是乍浦人。後來這幾十封信，曾用行楷體的鉛字印成小册子，也已重版兩次。書名原來叫『寄雲的信』，夏丏尊兄替我加上一個標題叫『乍浦游簡』，我覺得很確當而有趣緻。到了重慶後在舊書攤上，發見乍浦游簡一書，便以數百倍於原價的錢，買了回來。

我讀着這寄雲的信，眞是感慨系之。日本鬼子已把我所有，弄得蕩然無遺了。而企雲母女們還留在淪陷區裏，不知道她們如何苦捱日子的！我的青年活力也在這戰爭的幾年中悄悄消逝了，我在上海所做的事也弄光了，甚至忍心將企雲母女們拋卻在一邊，自己眞是無話可說，要說也無從說起。慚愧與惶悚，只是充滿我的心頭。現在這本『寄雲的信』的小書，承友好的好意，題了個新名，並囑寫一較長的序，重行出版，我也只有慚愧與惶悚！

一　寓所

雲雲：

轎子抬到山巔一所廟前面，轎夫停下來休息了。他們指着左手由脚下兩座粉刷得很白的屋子說，「那裏就是你要去住的屋子了。」

原來只要走過一個山巔，我想，早知道了，也不必坐什麼轎子，轎錢是這麼貴；但又想果眞自己走了，或許又要感覺到乏力的。

寓所的房屋還很新，據說是今年建造的。室內也還乾淨，石灰塗的牆壁還是雪白，沒有變黃變黑，玻璃的門窗外，還裝有紗門紗窗，可說鄉下也現代化了。室內很光亮，因爲前後都有玻璃窗。

寓所坐落的地位，眞不錯：左右和後面，由青山包圍着，前面却就是大海。山上盡是松林，決非濯濯的童山所可比擬；海又是那麼蒼茫無際。……現在山海都在我懷抱裏了，無論醫生怎樣說，宜乎山居或宜乎瀕海。

我到寓所的房中，第一樣使我恐怖的，便是無數的蒼蠅，兩個籐籃一放到地板上，便給蒼蠅釘滿了，你便可想像蒼蠅是怎樣的衆多。實在多極了！釘滿門窗和籐籃還不夠，還要成羣結隊地飛到你頭上身上來，用蠅拍來暗殺了一大堆，房中却還只見羣蠅的亂舞。

到此間時，本想和農人共同生活的，至少和他們一起喫飯。可是不行：第一，他們對於蒼蠅竟毫不介意，喫飯時，讓成百成千的蒼蠅和他們同喫一樣菜，同喫一碗飯，要我這樣就不能。第二，飯米很壞，米裏混着石硝和粃穀極多。他們不管石硝粃穀，將飯直吞的，我却非將粃穀石硝檢去了不可。這樣，一日三餐也只得和他們分喫了。

早晚我在海邊沙灘上散步。出去時，海潮澎湃地送着我去；回來時，海潮又澎湃地迎着我來。這時竟要使人自大起來的，覺得天地雖小，這裏倒還是容我踱來徜徉呢。

身體總是不大行吧。到了夜裏還不能安睡。但在此地失眠，却有別趣，就是

在枕上還可聽那子夜的雞鳴哪，我[illegible]

親妹。[illegible]的一[illegible]。

十月念日

二 晚霞

小雲：

下午三時許到山上去走走，登山下山，走了一點多鐘，覺得乏力，但不十分，回來後橫在床上休息，望見窗外的雲霞，異常美麗，像被誘惑似的，覺得非起身去看一下不可了。

太陽正在西下，高一點的雲還給陽光照着，便紅豔豔地一片片一卷卷掛在空中；低一點的雲，照不着陽光，便是白的。紅霞的外面罩着薄薄的白雲，真像小姑娘桃色的臉上薄薄地施了一層白粉。

無邊的海際，已是像蒙着白霧似的灰暗了。但灰暗中，有幾處隱隱約約透露一點紅霞，閃着淡的光。再前面一點，既不是灰暗，也不是像霞那麼紅豔，都是薄紫色的一抹。

十月念日

過了一回，紅霞不見了，薄紫色的雲也不見了，本來是白色的雲漸漸從中

一間灰暗出來，四周却還是白的，這樣一朵朵像蒙了灰塵的綿花的雲漸漸暗起來，海就望不出了，房裏也須點煤油燈了。

三　山上

雲雲：

早上晴朗。白天陰膩膩地沒有陽光。晚上倒又晴朗了。風是純粹的西風而並不大，所以散步並不感到乏力，此間山上多松林。從松林中走上山去，走下山來時，感到另有一股清香，最適人意。

上午十時左右，到哮駝嶺上，遙望城外的房屋田野，很覺好看。綠色的田畝，大抵是種着菜蔬的；黃色的那是已割了稻的；完全灰色只見泥土的，便是蕃薯田芋奶田了。一畦一畦分得極清楚，極鮮明，極整齊。那條汽車路是望不出，只見汽車疾馳而過。在那一大片田野間的房屋，踞高下望，都像很新而廣大，也許此間人民還富厚吧。

下午四時後潮水來時，從山脚下走到臨海的石壘上去看潮水，似乎比在沙灘上看，更覺有味，其實潮水仍是潮水，只見心理作用罷了。　十月二十日

四 沙灘

小雲：

此間海濱的沙灘，眞是平得像磨過的，尤其是從山上望下來：黃色的一大片，平滑而光亮。但是海水動盪得劇烈的地方，却有着一痕一痕的海浪震盪的跡象，遠看彷彿是一幅廣大的圖案。每逢潮水剛退，你走到那平坦的沙灘上去，每脚踏下去，海水就像要濕漉漉地滲出來，但是並沒有水滲出來，只有你的脚印。再走出去一點，走到水濱痕顯然的地方，那沙便軟了，脚走在上面，有如踏在棉花胎上，脚印下果然有點水了；但等到你一走過，脚印裏的水痕，就不見了；更走向外邊一點，沙不僅是柔軟，而且還混着黏滑的黃泥，你脚上的皮鞋彷彿被扯着，不給你走快；要是你想走快，便要滑倒了你。據說西邊城山那兒的沙灘，外邊的泥格外的鬆軟，走得不巧，走入浮沙裏，小腿便都要埋入沙裏，這時，小腿拔不起，幾乎要使你想你這次是要活埋在沙中了。一點兒一點

兒，從小腿而大腿而肚腹，涉泥慢慢地將你活吞了。其實這兒並沒有這樣吞人的浮沙，至多泥沙淹到你的小腿上而已。當泥沙要淹上來時，你只有走得快，一大步，二大步，便給你走出浮沙了。

你從外邊的沙灘上回來，你的鞋上一定粘上了不少的黃泥，但你不必擔憂，過了一回，你走到上邊乾鬆的沙裏，一下子你的鞋上的黃泥便都給擦光了。

潮水退後，平坦的沙面上，有着無數灰白色的小蟲，在跳躍，在爬動，一路上走過去，一路上都可看見這無窮數的小蟲。在你脚的前後左右，小蟲之外，還有小蟹，那蟹小得眞太細巧了，只有指甲一般大，但爬行得很快，像蜘蛛一般敏捷。小蟹沒有海水的浸潤，便都給太陽晒死了。小蟹的屍骸堆積着有一大長條，有的是一張殼，有的是幾條小脚，在太陽光下亮晶晶地閃爍着銀光。

貝殼在此間沙灘上很少，所有的只是給蟲沙蛀空的螺殼、細小的海螺殼，那是毫無趣味的貝殼，所以要想到這兒來拾貝殼的人，那是一定要大失所望的。

五 家畜

雲雲：

大清早起在稻場上游玩的，有羊、有雞、有狗、有鴨、有貓。他們在竹籬邊、稻堆下、垃圾旁，各自找尋各自喜愛的食物。兩個月大的火雞與一隻普通的雛雞，常常相並地一啄一飲，從不爭鬥。六隻肥大的鴨，雖則也是火雞的伴侶，但是鴨子伸長了頭頸在火雞身邊舐着殘餘的穀粒時，火雞就要撲開翅膀去啄。火雞是最大胆的了，甚至要啄那頭全黑的小狗，看見人也一點不怕，從容不迫地在人身邊踱着方步，不像鴨子一看見人就想逃避。

羊有一母兩子，兩頭小羊最輕佻，老是跳來跳去，時而跳上走廊，時而跳上木箱。頭角還沒有長起，它們倆却已喜歡互相用頭來衝撞了。花白的幼貓太抵一個兒東奔西走得有點厭倦，便躲在一旁窺伺着，看見小羊轉過背去了，貓便一躍上前，去衝撞那小羊的後身。小黑狗也混在貓羊的中間，東嗅嗅，西聞聞，

鬧。那匹大羊却不准小狗的胡鬧，看見小狗過來，便將頭一低，裝着要來撞了的情勢，小狗只好退縮，大狗便不然了，看見羊裝着頂撞的姿勢，它不特不走開，并且張開了嘴要去咬了，老羊只好避開。有時，我的房門被房東的兒子開了，沒有關好，那三匹羊便魚貫而入。羊蹄恰像軍官穿着的長皮靴。踫踫地，它們在地板上四處亂走。小羊走入我的床子下；大羊嗅着火酒燈。它們也像房東的孩子們，覺得我房中的東西都新奇，竟不肯走出去了，要用蠅拍去打了，它們才一鬨而去。

還有一對兔子，養在灶間的一個小木棚裹，白天永不放出來，因怕被貓狗喫去，到了夜間，才讓兔子走出木棚，在那不到三丈見方的灶間裹走走。本來在山野裹自由活潑慣的兔子，現在却整日被關閉着，不知如何不舒服呢。但它們還肯生育小兔子。

還有三條水牛，其中一條是老母牛，二條是母牛所生的兒子。現在很空閒，它們只是在各處喫草、漫步。昨天我出去散步，從一條極狹的田徑上走去，

看見母牛站在田徑中央，走不過去，我就站在牛面前，看着牛如何，牛也看着我，竟一動也不動。我想你不讓我過去，我只得向後轉了。因為兩邊的田畝都已割去了稻，全是五六寸深的水，母牛雖溫和却不客氣，它全不理睬我，木然站立在那兒：蒼蠅來叮它身體時，它用尾巴來趕，用角來抓癢。我和母牛面對面站在田徑上時，却被此地的小田工看見了，他笑着走過來，對牛說：「下底去！」那隻牛竟聽話，就呆笨地走下水田裏去了。待我走過後，又復走上來，大抵它不高興站在水田中。

我想我在此間住得稍久，這一切動物大抵也能認識我，像它們能認識此間房東的一家人一般吧。

六　長虹

亞雲：

時令雖則已是深秋，夏意卻還有。今天晒了一天好太陽：太陽太好了，到了下午四點鐘後，太陽熱烘烘照射着一邊，一邊竟落着粗大的雨滴。我那時正在山間漫步，這樣的雨，我知道，不會長久地落下去的，沒有雨衣雨傘，也不用怕。果然：落不到五分鐘，雨就停止了。

卻落得有意味，這幾點雨：東邊的蒲山後面，憑空添了一種景色，忽然顯出了一條長虹，五彩的長虹！

長虹，誰都愛看，尤其是小孩子的時候，看見美麗的長虹，心裏歡喜，要笑，要拍手，要指給人同看，但是大人卻不准你用手指點，指點了，說長虹就要斷！

夏天雷雨之後，最多長虹的出現，今年夏季白天裏彷彿沒有幾場雷雨，長

虹是沒有過吧，至少我沒有看見；就是有，我做着工，也沒有空閒來眺望青空，靠了養病的福，今天卻又看見長虹了！雖則沒有歡呼，沒有拍手，心裏卻一樣的歡喜：而且今天所看見的，是掛在大海邊，山後面的長虹，不是掛在屋脊上烟囱後面的長虹哪。

當然，海邊山後的長虹，和屋脊上烟囱後的沒有什麼不同，但是看長虹的人，感覺上至少要異樣得多。你想，海是那麼渺茫無際，山是那麼莊嚴雄偉，長虹卻又如此美麗動人！

可惜你沒有同來，否則你看見了，一定也要說，海邊山後的長虹，看得才有滋味。

十月二十六日

寫好了上面的信，忽然想到劉大白先生反遊仙裏的兩句詩：

「欲借長虹作歸路，

要它如玦莫如環。」

從這兩句裏，我們可以見出大白的人生觀——長虹式的人生觀。真的，短

促的人生，假如能像長虹一般，光彩地掛在天邊底角，雖則只是一刹那間，也儘夠不朽了，但是長虹式的人生觀，卻不是一般人所能易於了知的，因爲沈浸在庸俗思想裏的，他們所追求的只是富貴壽考子孫滿堂等等，那裏能欣賞長虹，那裏能懂得人生應得像長虹？

又及。

七 重九

雪雲：

我還在床上，已聽見滿山告化求乞的呼聲了。因為今天是陰曆重九：城裏人要來山間登高燒香，山裏人要往城裏去趕熱鬧，所以平日冷靜的山路今日盡是來往的人了，沙灘上也來了許多看海的人了。

聽說乍浦城裏，今日掛燈結綵，異常熱鬧。此間房東的幾個小孩子都大清早趕往城裏去了。我想試試我的脚力，這個圓頂山上的哮駝嶺（因走此嶺很費力，要哮喘得像哮駝一般的，故名），究竟能不能走過去。同時也想去看看乍浦城內的市街，便決定上山往城裏去了。

路上告化之多，簡直像要人外出時的崗警，三步一男丐，五步一女丐。他們大抵是一個團體裏的人物，因為他們呼喚的都是七言四句，彷彿是口占七絕，而且句子也都相同。我還記得兩句：「元寳燒在香爐裏，好事做在路旁邊。

」大抵是押一先韻吧。

走到嶺上的中普陀下院前，看見那香火站在「募化香金」的圍屏旁邊，高聲地請求路人施捨香金，還講着施捨香金的種種好處，倒很像「大道演說」呢。

走過時駝嶺，到黃山脚下，離乍浦南門外還有三公里多，因有洋車，便雇車去了。

乍浦城裏果然熱鬧，狹窄的大街上幾乎要推着背走了。有幾家較大的店鋪在門前紮了一圈紙綵，在街中臨空掛着紙紮的燈，都是很簡陋的。有一盞是表現十九路軍列隊抗日，另一盞是一對男女在一張圓桌旁邊跳舞，還有一盞是兩輛汽車互相追逐。店員將那結在燈上的繩子牽動時，燈上的人物便旋轉起來；實在毫無足觀，但是鄉人和小孩子却已萬分歡喜，都站在燈下面，仰着頭看，不肯走開了。乍浦南門外大街是最熱鬧的去處，但市街長不滿一公里，寬不過三尺，店鋪也是小的多。

各地的火神生日都是陰曆的六月二十三日，而在乍浦却是今天重陽節替這位炎天大帝做壽。

除了登高燒香之外，民間風俗，還要喫重陽糕。糕是薄薄的一片，上面插着小紙旗，鄉人買去，要先供了菩薩祖宗，然後才可自己喫。

今天在哱駝嶺上一次來回，倒並不覺得十分乏力，可見精神體力比較前幾時已好多了。

八　海闊天空

雲雲：

陽光特別好，而且又沒有風，天氣眞是和暖極了。天空也特別好看，太陽的西邊是純青色，沒有半絲雲，明亮得很，東邊是一片明亮的白雲，顯明地將整個的天空劃成二分。

西邊遠處的山，如果是陰晴天，只是在灰暗中幾堆更黑的暗影罷了，今天却不是暗影而是青色的遠山了。

海面的帆船今天也像特別多，三三兩兩常有來往。沒有帆的船隻也很明顯地看得清楚。海天相接處，照例是什麽都看不出來的；但是今天隱隱約約中看見一點帆影，像一片水面上飄着一點淡墨痕。近處的島面前，有三隻小小的漁船，彷彿停在海中似的，一動也不動。

光亮的海面既不是黃澄澄的一片混濁，也不是純青，却像倒翻了幾桶油彩

，近處是黃色的，稍遠一點是青色的，再遠一點是青裏泛紅了，更遠是白色。這樣各色相間的海面又像鋪着各式的綢緞了。在這一切色彩上還閃動着無數的波光。陽光被山遮蔭的地方是透明的黑色，但鑲着金黃的邊。

在這海闊天空的中間，我常在沙灘上散步或坐着晒太陽。逢着下潮時，四周眞是靜極了，除了小鳥啁啾，蚱蜢跳躍，野蜂飛鳴而外，還有什麽聲音呢！輕風吹着身上，彷彿是和我接吻，多溫和柔軟！接着潮水來了，轟轟地滾來，要躍上我脚上來似的，我却還戀戀地不肯走遠：我要看海潮的跳躍，我要聽海潮的怒號。我這時表面上，你看我多麽平靜，心上却如潮水一樣起落着思想呢。我有無數的感情要發抒，我要繪畫，我要唱歌，我要做詩，我要跳舞，總之，我要創作一切了。關不住了！我還是海闊天空地[illegible]。你不要笑我作詩。零零落落的詩句，像野蜂一般，時時刻刻飛到[illegible]。因爲平素漠視捉詩的訓練，給我捉住了一句，另一句却早逃[illegible]我捉住後拚起來的，究竟像不像一首詩，我自己也不

一片晴光白日開，
沙灘六里足徘徊；
天空海闊堪容我，
聽取潮聲左右來。

九　鳥

亞雲：

　　此地有山、有海、有沙田：所以鳥類也是有山上的鳥、海裏的鳥和田野的鳥。

　　蒼鷹便是山鳥，此間多極了，從清早到晚上，你常常可以看見天空裏有蒼鷹在盤旋。鷹飛得眞穩、眞平，很少拍動翅膀的。最好看是六七隻鷹在一起飛，彷彿也排着陣伍似的，三隻在前，四隻在後，一絲也不亂。飛到山頂上時，鷹才盤旋來回地飛。有一天我在城山頂上，望見下邊有兩頭鷹在山腰中盤旋的樣子，覺得很有趣哪。

　　海裏的鳥，有白鳥、有鷺鷥、有野鴨。清晨和晚上，你可以看見它們在海邊緩緩地走。但是你走近去，它們老早都飛去了。中午時不大見有海鳥飛來。據說一到冬天，野鴨更要多，會成千成百地飛到海灘上來。

　　田間的鳥，便是鵪鶉，這是在沙田裏很多的。你在田野間漫步時，忽地裏

從草叢中，從你的脚旁邊，撲剌地突然一響衝了出來的，便是鷓鴣。鷓鴣飛得極低，只是喜歡躲在沙田的草叢中。

此外像烏鴉、麻雀，那是到處都有的，可以不必說。其餘像畫眉、白頭翁，以及許多叫不出名字的小鳥，田野間常有飛來。

清晨我在海灘上散步，常常遇見一個西洋人帶了兩匹狗，一枝獵槍，到山野間海灘上來打獵。有時突然間聽見破空一聲響亮，我知道那便是獵人所開的槍了。這個獵者，是住在圓山脚下天主堂所造的十一間房子裏。他把獵來的白鳥和蒼鷹剝下羽翼來，釘在屋簷下的橫木上，釘得很好看，一頭蒼鷹，一頭白鳥，再是一頭蒼鷹，這樣間隔着，釘了一排，約有五六頭之多。

我不會打鳥，我也不想打鳥。因爲打了鳥來，除了喫之外，便沒有多大用處了，況且有許多鳥沒有什麼可喫的，就如蒼鷹，肉是不好喫的，看它天空裏飛飛，多麽有味，何必殺風景，將它槍斃；白鳥和鷺鷥，看它們伸起很長的頸頸，彩霞之下，在海邊漫步的情景，也極富畫趣，打死了它們，也就是減少

一件風景。至於像鵓鴣，更加不必去槍斃它了，因爲鵓鴣很醜，比麻雀大一點，但身體沒有麻雀的靈巧，如在人中間，鵓鴣便是矮胖子的商人。此間的房東便有一頭養在鳥籠裏，我天天去看看它，想發見它的優點，可是總看不出什麼可愛來。

十　豐富的生活

雲雲：

山間海濱生活的豐富，你以為只是在看山、看海、看雲、看月、聽風、聽潮、聽雨、聽蟲鳴的耳目之娛嗎？不僅如此的，口福之樂却也非城市生活所能比擬的呢。譬如今天，此地的花白狗，從山上捉住了一隻野兎子，它不在山野裏喫去，却啣回家裏來，於是便給小田工從它嘴裏搶了下來。搶下來做什麽！當然是做我們的飯菜咯。從狗嘴裏搶野兎子來喫！你想，這多麼野蠻（還是文明）得有趣！而且那味道似乎比上海那種掛在玻璃櫥裏的好喫一點。也許眞是滋味特別好，因為這是山上野味哪。又如蟹吧，城市的孩子們以為蟹是生在竹籠子裏的，像餅干是在洋鐵皮箱子裏的一般。此地的蟹並不是從籠子裏捉出來的，却是從稻田裏爛泥裏一隻一隻去摸來的。雞蛋是看着母雞生下來的，羊乳是從羊奶裏擠下來的，還有蕃薯落花生，你要喫時，就可以從泥裏去掘起蕃薯來



，從落花生蔴根上採掊花生果，魚蝦之類是從面前的大海裏捉來的鮮蝦鮮魚。

雖則飯菜的烹調不考究，最常用最多用的便是此地不值錢的鹽（雪白的極好晒鹽，私下賣，一元一百斤！）但物品却眞新鮮。

耳目之娛是有了，口福之樂也有了。有時却還要叫你見證着悲慘的故事呢。重九的下一天早上，在海灘上漫步時，看見一塊大木板被潮水衝上沙灘來，那是一塊破船板哪，看那木板上斷折的痕跡，顯然船隻的遭難只是今昨的事，過了一下，還有船頭船尾的木塊衝來，大抵那船隻遭難的地方離此不遠吧。眼看着破船板的衝來，就要叫你不得不想像那難船的一切了。

你要想那船中是有兩個老水手，航海經驗是很充足的，還有六七個年輕力壯的水手，還有幾個少年在船上學習一切關於航海的事務。他們一帆風順地航行：船在海面上是滑過去的，他們唱着鄉間的情歌，喝着酒，很興奮，很得意，不料航行到[illegible]附近的海面，突然吹來了一陣怪風，那是狂風，那是旋風，那是鬼頭風，艙上的三道帆，一剎那都被吹折了。把舵的立刻用足全副精力注

意着船舵。壯年的水手們都來挽救斷折的船帆。船是已側向一面了：水已衝進來了。他們恐怖，他們呼號。但是他們努力還要和風波戰鬥。船並沒有覆沒，卻被風吹得打圓圈。舵手已把不住舵了：水手們都滾在船板上。那鬼頭風，狂風，旋風，卻老是像鬼嘯的叫號，海浪是一大片城牆似的倒過來，船被吹到一個暗礁上去了，嘩啦一聲響亮，船像雞蛋落在石子上一樣完全破碎了。水手們各自搶着抱了一塊木板想逃命，但是已徒然了，排山倒海的波浪已衝過來了，將那抱着木板的水手們都打沒了。海上的波濤還是壓過來，擠過來，倒過來，船不見了，人也不見了。只有幾大塊碎板在滔浪裏浮沈。

你也許還要想像那難船上水手們的家庭怎樣在待等着音訊。老年的父母，年青的妻子奇怪那艘船開出去了多時，還不見回來，並且信息全無。他們求籤；他們問卜；他們等待。半年過去了，年老的父母晒着太陽，心裏想也許兒子們一旦仍會回來，不要絕望得太早，青年的妻子，時常到海灘上去遙望，看有不有他們的丈夫的船駛近來。一年沒有消息，二年沒有消息，老年人只好嘆氣

，青年的婦人流了眼淚，他們雖則生長在海邊，現在卻詛咒那大海了。

你還可想像關於難船的其他的一切悲慘。

哎，這那裏是想像！一塊塊難船板衝到我們身邊來了，叫你見證着船是遭難了，遭難的船是發生怎樣悲慘的故事！

啊！在一天裏要叫你經驗着時而欣喜，時而悲痛，時而微笑，時而憂鬱的種種事故，這就是山間海邊生活的豐富哪！

十一　十月的最後一日

企雲：

今天是十月的最後一日了，天氣竟是極好，一清早出來的太陽就很暖熱，我在八點半鐘時到海濱茅棚裏去曬太陽。因爲懶得在山上走，想從海灘上走去，可是潮水很高，走到矗立着的亂石前，沙灘上已走不過了。只好從那很高的亂石上慢慢地像爬一樣攀着亂石過去，因爲手中提了照相器，又帶了一條絨毯，還有一本屠格涅夫的『初戀』，脚上又穿了皮鞋，眞不容易走，一個滑脚，頭顱便得在亂石上跌破。終於居然給我從亂石上走到那西邊的沙灘上了，共計走了卅分鐘，比尋在沙灘上走時，要多走三倍的時間。鋪好了絨毯，在茅棚下舒舒服服橫躺了，看那本的『初戀』，這本小說裏所講的故事講一八三三年的，距今恰已一百年了。想你還記得吧，幾年前(好像也經過了一百年嗎?)我讀了一段便講給你聽一段，你也感到這書寫得有趣。今番帶到海濱來的只有兩本法文書

，不知如何這本『初戀』竟被帶了來。一八三三年的『初戀』，到一九三三年讀着，還感到興味，不因時代而褪色，一方面固然因爲屠格涅夫的文筆好，一方面也許因爲那故事雖不是新俄可倫泰女士的三代戀愛，却已是二代戀愛的緣故吧。

太陽晒不到十分鐘，就是滿身汗了，只得脫去衣衫了，頭上的汗水却還如雨下。大約晒了一小時多，因爲喉嚨裏太乾了，便起來穿衣，預備回寓。這時看見海面有兩隻帆船，一前一後向着西邊山脚前進。潮水這時恰也滾滾而來。帆船快要給山隱去了。你試想那風景：有山，有潮，有海灘，還有帆船，不很好嗎？我就拍了一張照，恐怕第一張拍得不清楚，再拍一張，可惜這時第一艘帆船已在山後，只看見個風帆了。走回時，看那天主堂所造的十一間和那美國人所築的像亭臺的屋子，倒也美觀，便也照了一張。因爲潮水已很高，海灘上已不能走回去，只得從山上走，到了寓中喝了兩大杯的水，喫了你昨天送來的萊陽梨一大個，還喫了一個大平果。你可以想像我的口渴到如何了。

十月三十一日

十二　蒲山

雲雲：

從圓頂山上到海濱時，你可望見東邊叉出於海中的一個山，那山上有座紅頂的洋房刺你的眼。這座山，就是蒲山。蒲山上的屋子是天主教所建造的，落成於民國十八年。本來居住着投考神父的相公們的。現在這個山這座屋子和山下千百畝田地，以六萬元的代價，完全賣給東方公司了。據說蒲山上原來松樹極多（現在也還極多），常常有人去偷伐，天主教的神父們幾次去請公安局查辦。公安局卻置之不理。於是天主教會懷疑偷樹的人是有人指使的，故意和他們搗蛋，他們便索性將山地一起出賣了。我想天主教會決不會因偷去了幾株松樹，就會放棄了這個風光明媚的地方的。大抵從前以幾十千制錢購買的山和田，現在價錢漲得可以了，便賣了賺一批大錢吧。

收買這座山的東方公司，據說是張靜江李石曾等組織的。這個蒲山原來是

在海水裏的，潮水來時，便和陸地隔絕，潮退後才能和陸地接連。天主教曾用石塊塡高了，築一條路，便完全和陸地相連了。從山頂上到山腳下，也鋪了一條石路，但是這條山路很直，鋪了石子，像格外難走了。

入山處的路口，豎着一塊牌子，用法英中三種文字寫着「閒人止步」，下有一行小字「乍浦海洋學院籌備處」。我是閒人，但得了那山上的看屋人的允許，便上山去了。那座紅頂的屋子還很堅實，門外掛着海洋學院籌備處的大照牌。屋前一個水門汀的平台，正臨海面，憑欄眺望，海天景色，誠可迷人，屋右還有個教堂的基礎，據說本來要造教堂的，因爲賣去了，便讓那個基石留着。

我問那看屋的人，「乍浦海洋學院籌備處現在正在籌備嗎？」他說，「不曉得，到此地來的人，都是接洽賣買地皮的。」我想那塊照牌，大抵只是掛掛而已。元老門一時高興，知道此地臨海，就說「這裏開個海洋學院倒好。」於是四周的將士們便附和起來，拉着這個題目就掛照牌。好在「籌備處」三個字

，籌備十年也可以，二十年也可以，甚至一千年也可以。所以我看這個海洋學院的實現，總不會快的，也許永遠不會實現呢。

十三　月夜

雲雲：

昨夜月色好極了。東西的兩座山在銀光之下，彷彿是兩隻巨大的野獸踞在地上一般。那山上的矮松樹呢，便是野獸身上的毛了。

天碧青，月滚圓，繁星也極明亮。海是平靜，散射着幽光。一切都像鍍了一層銀色。

有人提着燈籠從崎駝嶺上緩緩下來。只看見那一點紅光漸漸由高而下，人在山影裏却一點也看不出。

田畝間，有水的，那是像鏡子，有一種耀光。那種着蕃薯的乾田呢，更有趣味，遠望過去，簡直像鋪了一地的白雪。詩人疑月光是霜，真是不錯。

我在月下走了一回，固然覺得有味，但也覺得隻身在此山海之間，地方似乎太大了，有點孤單而凄淸。

十一月二日

十四　陰天

企雲：

清晨起來紗窗裏老早射進太陽光來了，陽光却並不強，只是淡淡的黃色。早飯之後，出去望望天空，看見白雲雖多，但還見幾縷青天。太陽因此時隱時現。我想照這種天象，太陽總不會完全隱去的，就到海邊上去吧。

到了海灘上時，天上的白雲却愈來愈多了。逢到白雲浮過，逢到一塊沒有雲的青天了，太陽才強烈地照射。但不到一分鐘，旁邊的白雲又推過來了，太陽只好隱下去。如果過來的白雲並不十分厚，太陽還能穿過了雲而注射下來。可是雲却愈來愈厚愈來愈多了。太陽光只有半秒鐘或一秒鐘從雲縫裏偸偸地漏出來。

海面最初受着陽光時閃閃爍爍的。這邊的雲遮去了太陽，這邊的海也就暗了。但是那邊的海還晒着陽光，還是閃光的。雲全過去了，海也全亮了。這樣

忽而半暗，忽而全亮的海，也可以使你感到光的趣味。

後來天上的雲，不是斷斷續續的白雲，竟是整塊的灰色的濃雲了。灰色的濃雲來得又那麼快，片刻間，整個的青天都給它布滿了。彷彿一張鮮明的青色的紙，被下等的畫家潑滿了淡墨水！

閃光的海，這時也變爲暗澹的黃泥湯了，黃的，黃的，一直要和天相接觸的地方才黑黝黝地看不見黃色。在這黃澄澄一大片的水面，一縷白的橫亘於東西，在遠處閃動，那大抵是波浪吧。面對着黃澄澄的大海，頭上的雲又像要壓下來了的神氣，使人意氣都要消沈了！還是回到寓裏去，臥在床上從北窗中眺望那山上的松林吧。

下午一模一樣，一個人在這兒，彷彿感到孤獨了，便寫這封信給你。

十一月三日

十五 看潮

亞雲：

看海是一件愉快的事，尤其是看上潮時的海。當那潮水升到沙灘上來時，如果從山上望下去，你可看見那潮水像是一片疊一片的。一片水擁到沙灘上了，接着就是第二片水蓋在第一片上。這樣一片蓋過一片，永不休止。從山上走下來，到沙灘上看那潮水就像是捲過來的，彷彿是一幅展開着的畫，一點兒一點兒捲起來，到沙灘高處，畫便捲完了。這還是初上潮的情景，等到高潮時（尤其在陰歷的十四五日）那不是一片一片地擁過來，却是一大塊一大塊躍過來跌過來了。到了沙灘上，像是忿怒極了，跳起來，飛起來，轟轟地怒號，因爲被頑固的沙灘阻止着，便吐了一堆白沫而退下去，但又立刻再用力擠到沙灘上，像非將這片沙灘征服不可，後來那沙灘果然被潮水漸漸征服了。遠望海水衝激島邊，像是一陣陣的白烟。天空照射着強烈的陽光時，那潮水面上彷彿鋪滿

了一顆顆的水晶，跟着潮頭滾過來，將近沙灘時，便都不見了。但前面又有一大堆在滾過來了。海島脚下有時還有一點兩點特別明亮的，像是常明燈，永遠在海面照明。

看潮水湧在石塊間，又有一種情趣。上潮時，水是一上一下動蕩着的，當向上一蕩，海水都湧到上邊的石塊間了，但立刻海水又向下落了下去，衝在上邊較高處的水，也想囘下去，看見低一點的石縫便亂竄。可是潮水這時又湧上來了，竄不過去。只好縮退囘來，仍舊溜到較高的石隙間。這樣激蕩着，擁擠着，前竄縮後的情景，看看眞覺得有味。

逢到陰歷十四五日，潮水特別大，平日達不到的較高的沙灘，也給潮水衝到了。這邊沙灘上雖則衝着奔騰澎湃的潮水。看那大海却還像平常一樣，至多風大時，波浪跳得高一點罷了。

潮汐的往囘固然是天天一樣的。但看潮的人却永不覺得單調無味，至少我是這樣，這大抵因爲海潮像是永無什麽變化，而在那像是毫無變化中却又變化

得太多了的緣故吧。

十六　雨天

雲雲：

彷彿因為昨日整天的好太陽，在深秋裏是不許有的一般，今天便下雨了，下得密而且久。昨夜一夢醒來只聽得瓦上一片琤琮，想是下雨了吧，仔細向玻窗一望，果然窗上盡是雨滴了。那時只有三點半鐘。從那時起直到此刻下午四時了，雨還是點點滴滴地不停。好沈悶的雨哪！

不用說的，天空是一片單調的灰色，早分不出那是雲那是青天了，只是漲滿了灰色，灰色統一了天下！

海本來在陽光下是一碧無際的，此時因為沒有青空的映照，顯出它的本來面目來了，黃澄澄的像盡是黃泥湯，濃厚而混濁！海邊沒有一片帆，也不見半個島影，浩瀚而單調！荒涼而寂寞！

山，就在我寓所左旁的高拱山，頂上被壓着一堆雲霧，像是永不肯飄散的

濃烟。山上的松林也看不分明了，只是一堆或是一行毛森森的濃綠罷了。其餘左右的山也是一樣的朦朧、糊塗、陰暗。幸虧那幾個廟宇的黃牆壁，在糊塗裏還顯示一點兒鮮明。

不僅是人，在這樣的雨天裏覺得陰鬱，就是家畜也是一樣。早上很輕鬆地走出棚來的三條水牛，最初居然不怕什麼風雨，輕快地趕到田裏去喫草了。可是不久，大抵給密雨淋得夠冷了，三條水牛會站在一塊擠在一起了。平日只肯在草場上踱方步的一對鷄，今天却只得無聊地在廊沿下水門汀上走來走去。貓狗最聰明索性在廊沿下睡覺。一頭母羊和兩頭小羊，今天一徑關在羊欄裏，不時咩咩地叫着，大抵也感覺沈悶吧，我飯後喫平果，便將平果皮去喂那三頭羊，母子們從我手中搶去喫。那深紅的一長條一長條的平果皮給雪白的羊啣在嘴裏喫，那情景倒很可愛哪。只有那幾隻鴨，不特不沈悶，或許反而因爲雨天而欣喜，在兩水下，彷彿拍達拍達四處亂走得格外起勁，呷呷地叫得特別高興，並且有時還要突然衝入水裏去打翻身，撲水面，都是一副暢快有味的神氣。

還有那種蒼鷹眞是値得讚美！在這樣的密雨裏還是趁着風勢，悠悠忽忽在山頂上來回盤旋。

我今天是被關在屋子裏了，除了偶然到廊沿下瞭望那朦朧中的山海，只有横在床上，靜聽那雨聲風聲和潮聲。

十一月五日

十七　無政府主義者

云云：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那鄉的生活，眞是不失此種風趣。

此間的房東，因爲現在已屬深秋，田工甚閒；他在早上六七點鐘便往城裏去了。我的信札就是每天托他帶出帶進的。到了十點鐘左右，他便回家。從山嶺上剛下來，稻場上的孩子們已看見他，認清他了，便都喊着：「阿爹歸矣！」（歸矣此地說作居裏。）

房東在家裏時所担心的，便是幾畦菜田、三條水牛和幾担花生米了。鷄走到菜裏去啄菜，就是這時的件大事。房東需得來趕鷄呀，離開十八丈遠也要趕過來，嘴裏喊着「噓噓」，手裏拿着長竹竿來趕。鷄却頑皮，尤其是那頭火鷄，儘管去趕它，它却儘管要走進菜畦裏去。所以每天要趕幾十次的鷄。

還有那三頭水牛，早上放出去喫草後，要直至天晚才去趕囘來的。此時牛很自由，田家都沒有工作叫它們做，只要喫草好了。可是一個地方喫草，也許要喫厭的，所以它們也要散散步，散步得遠哪！它們會走過山嶺，走到城裏去，會從外山漫步到裏山。一到天色晚了，看牛的去牽牛時，牛却不見了。這更是一件大事了。房東一邊跑出去尋牛，一邊高聲譴責着那看牛的小田工。在家裏房東太太又担心夜飯喫得晏了，說自己的孩子們只曉得玩，連牛都不肯留心看一看。其實牛並不想逃走，只是到近郊去散散步罷了。過了半小時或一小時，牛是尋囘來了。那看牛的小田工在夜色朦朧中，跑了許多路，不免有點憤恨，一邊鞭着牛背趕牛囘棚，一邊嘴裏還要咒罵，這樣像煞出了他的受屬的一口惡氣了。

落花生從梗子上採拮下來後，便得放得稻場上晒乾。新鮮的落花生的滋味也許格外好。蒼蠅要喫，鷄要喫，鴨要喫，羊要喫，甚至狗也要去喫。從花生渐裏趕羊趕鷄趕狗趕鴨也就成爲這兒的大事了。

等則太陽沒了，落花生都已收拾起了，雞已關在籠裏，鴨自己去上棚，羊牽入欄，牛牽入棚。一天的大事也就完了。大家就此喫晚飯，睡覺，到了明天，還是這樣，到了後天，還是這樣。至多晒的東西，落花生換作芋頭或者蕃薯絲罷了。

上海南京等大都市裏鬧得天大的事情，什麼北方和日本人已經協妥，什麼財政部長宋子文辭職，什麼公債大跌，我們這裏農人不僅沒有聽到，而且他們也不要聽聽。你上次來時，說了上面許多以為國家的大事，我聽了，不覺要笑出來，因為我在此間也已和農人一樣了。但想我來此還不多幾天，外面的都市裏却已鬧了那許多的變化，「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滋味真被嘗到了。

十八 風

雲雲：

風異常的大，震撼着房屋，像要把這座屋子都吹去似的。平日很靜穆的屋後山上的松林，今天也吵鬧起來了。我在房中靜聽那風的吹來，彷彿是整塊的整片的投擲整來一般。我整天沒有到山上去散步，晚飯過後，六點過的時候，到海邊上去走一回，看看海在大風中作何狀態。因爲是陰晴天，海面暗沉沉的，沒有什麼光亮。尋常海面因爲映着晚霞而顯出一處天青一處紅紫的樣子沒有了。那巨大的風從西北吹來，彷彿是一根力大無比的鞭子，揪打着海面，叫海水一大匹地滾向東南，推過去，捲過去，繼續不止。這一邊沙灘上，潮水猛烈地衝上來，因爲沙灘太高了，衝到相當的地方，只得噴着無數的黃沫而退下，留在沙灘上的是一片水痕。

沙灘上大大小小的石塊，在暮色蒼茫中彷彿是一羣海鳥或是一羣海獸，有的

的是站着，有的是臥着，有的像要拍着翅翼飛去了，有的是要走動了；一條潮水湧了上來，將大石塊吞去時，恰像一隻海獸沒入海中了，不久又現了出來，像在海裏游戲。那許多零亂的小石塊，就是在海中洗浴的海鳥，這簡直不是想像，你站在這種石塊旁邊，在暮色中，你要想那石塊確然要移動了，像要撲到你身上來吞噬你了，這是活的，這是有靈魂的，陽光下是石塊，朦朧中就是動物了。

雲雲：

十九　捕魚

每逢天晴，喫過午飯後（此地說喫過點心後），村童們常常提了木桶面盆等物到水田裏去捕魚。他們預先在那一畝水田裏用泥土作一埂，劃出一角。

他們興冲冲地捲起褲脚管，赤了脚走下這一角水田中，看見小魚游來游去很多，他們便歡喜得喊起來：「魚哪！魚哪！」，魚是很聰明似的，一看見人影就立刻逃去了。你要伸手去捕捉，那是絕然不會給你捉住的。他們這時便將這一角的淺淺的水，用木桶面盆去舀出來，舀到間壁田裏去。水雖則淺，却也不容易舀完。最初，小孩子們彷彿是大力士，用着力一桶一桶將水舀出來；可是舀不到五六桶已乏力了，要想貪懶，看見魚游過，便要去捉，他們當然知道這是捉不到的，不過借此休息一回罷了。過了一回，精神又來了，再一桶一桶舀水出去，到後來，又舀不動了，於是兩個小孩子並力提着一個木桶舀水，這

樣經過了二三小時的努力，淺淺的一角水果然被舀完了。這時，小孩子們特別興奮了，看見小魚一條一條擱淺了，在水潭裏跳躍着閃出雪亮的魚肚皮。趕快去捉阿！一條捉到手裏了，魚一推，從手中又滑出去了，趕快到泥潭裏去搶住，於是連泥連魚一把都抓住了，一條一條小魚陸續被捉住，陸續被放入桶裏。在木桶裏小魚已有十多條了，孩子們心裏也就滿足了，况且氣力也已用盡，便提着木桶，歡歡喜喜在夕陽中慢慢走回家裏去。小孩們的家中，今天晚飯時有魚吃了，我想着不覺也很歡喜。此地稱孩子們這樣在水田裏捉魚，叫「調魚」，不知是什麽意思。

二十 蠅

如果你要問我乍浦出產什麼，除了「山珍海味」以外，我可以回答說是蒼蠅。乍浦蒼蠅之多，幾乎令人起「蒼蠅到處有，那及乍浦多。」之感。自從太陽一出直至日沒，無論你到什麼地方，海灘也好，田野也好，山上也好，最先最多遇到的，便是蒼蠅。如果你出去散步，蒼蠅便伴着你同去，幾十幾百地騎在你的背上做馬戲。你回來了，蒼蠅比你快，先衝到你房間裏。只是四處飛飛，或者只是騎在你背上，不做馬戲，倒也罷了，可是蒼蠅最喜冒險，胡鬧，抖亂，吮咂。一個蒼蠅飛到你頭上，跟着會來十個念個將你的頭髮當戰場，他們肉博，打滾，蒼蠅又喜歡用脚抓你的眉毛，用嘴來吮嗦你的鼻尖，非叫你癢癢地覺得難過不可。非叫你發怒發恨不可。你愈惱怒，蒼蠅却愈得意。你不是修養到火候純青的佛教徒，你遇到這樣多的蒼蠅時，你必然會暴戾，不顧殺生之

戒而動手虐殺。但是蒼蠅眞大胆，你虐殺了一百，會來兩百，你一停止你的鋼刀，蒼蠅立刻又結隊而來搶奪你的牛奶、飯菜以及其他一切。

我到此地第一樣感到的恐怖，便是蒼蠅。開紗門時，玻璃門一定關好；開玻璃門時，紗門一定關好。前後的窗子當然也是一樣小心謹慎，眞是防盜賊一般防着蒼蠅的。看見房中有蒼蠅，總是盡量驅除。但每次從外邊回來，總又看見桌上床上滿是蒼蠅，我眞覺得奇怪了。先前蒼蠅已趕完了，進房門時又沒有放進一個，那裏會有這許多？我最初疑心房東走進我房中時放進來的。到後來，才發見因爲我的虐殺太兇了，蒼蠅暫時避我一下，都飛到高高的樑上去了，等到我已和平了，它們便卽從樑上飛下來，向我挑戰。我直到現在對於樑上的蒼蠅，還是沒有辦法。

我的房裏蒼蠅還算特別少的，只有幾百個，只有滿樑。我到主人家的灶間裏一看，那眞駭人了！一個白灰的飯灶，完全爲蒼蠅所佔領，望上去像是塗着黑粉。小菜裏、飯裏、酒裏，甚至鹽裏都是蒼蠅，因此我飯都不敢喫了，只喫

煮熱的鷄蛋和蕃薯等物，因是鷄蛋有殼，蕃薯有皮，蒼蠅也將無從施其技了。

我這幾天拍蒼蠅拍到沒有勇氣了，便横在床上，隨口唱了一首詩道：

乍浦蒼蠅實在多
滿坑滿谷滿山坡
成羣結隊來相擾
擾得人間喚奈何

詩雖打油，却是寫實哪！一笑！

二十一　奇景

亞雲：

「好夢莫喚醒

由它好處行」——納蘭容若

這眞是在夢中阿！昨晚因爲睡得太早了，今天所以天還沒有亮在朦朧中就醒了。枕邊窗外的晤洸洸中間有「些兒淡白的光，我想這大抵是西天殘月的光亮吧。望見向南的窗上，從東邊映過一抹的曙色來了，我便起身。撩起窗帘，向着海面一望，啊！我竟發呆了，那是多麽神奇美妙的景色！只見寓所對面，全個海面的地平線上，有無數的船帆，滿孕着晨風，一片緊接着一片，列着隊伍似的，正從西向東駛去，恰將地平線全部排滿了。就在白天，我也從來沒有看見過有這許多的帆船，更從來沒有看見過帆船這樣緊接着列隊駛行的，此時大海照着月亮，閃着淡淡的白光。接連着海的天，是一片杏黃色的曙光，黯黯的

還不十分明亮，從那東邊蒲山後面逐漸擴大起來。杏黃色的曙光上面，那便是無限大的墨青的天空。山在朦朧裏，海也在朦朧裏。在這一切都是朦朧而又奇麗的中間，那無數的船帆卻特別顯明似的，船在移動——向着杏黃的曙色移動。啊！我是在夢中哪。那列隊的帆船不是滿載幸福的嗎？不是駛向日出的東方去嗎？我要狂呼啊！我要歡躍啊！我要永永地留在這情景裏看這情景啊！我是醉了嗎？我是清醒着。我是在床上嗎？我是站立着。我是呆立在窗前哪！手和脚已凍得那麼冷了！

突然間，我彷彿從夢裏清醒了，我趕快披了棉衣，穿了靴子，提了照相器，眼望着那景色奔跑出去，野狗遙吠着，由它遙吠，奔過去，奔到海邊，奔到最前綫的海邊，沙泥已掩過我的靴子了，不去管它，還是奔前去，到海水邊了，除非到海裏去，不能再往前了。啊，我眞想走到海裏去，去趁那滿載幸福的船哪。

我滿想在朦朧中攝取海面全地平線的帆船的。但今天的帆船卻像特別駛行

得快？一艘一艘航入東邊的島後面，不見了，只有兩三艘落後的還沒有駛入島後。趕快攝影罷，攝取那滿載幸福的帆船，攝取那駛向日出的東方的帆船！對着杏色的曙光，駛去的帆船，我將照相拍好了。但是回頭一想，在這很黯淡的朦朧中攝取的照片，能印出來嗎，能印得清楚嗎？不要它清楚，只要能印得出，要它朦朦朧朧，才留了還眞的一幅夢幻似的景色。

此刻從海邊回來，天已完全亮了，碧海也明亮了。但是那海天的奇景呢？海邊還有三三兩兩的風帆，但是那風帆上的神祕呢？啊！我是從夢裏醒來了嗎？那是夢，那是白天的夢啊！現實的夢啊！

二十二　拍照

亞雲：

農人因爲知道我帶着照相器，便都要我替他們拍照，尤其是孩子們看見我在散步時，總是連連喊着先生，拍照！替他們已拍了好幾張了，他們還是要求再拍，並且像煞要求得格外起勁了。

今天天氣異常晴朗，下午二時左右，潮水完全退去了，還沒有上來，那沙灘上的水浪痕却很鮮明，一痕一痕一直到海，那不是一幅絕妙的圖案嗎？我便拿了照相器去攝取了，只是一片沙灘似乎太單調平淡，便將東邊的蒲山和一灣的海面同時也都攝了進去，這樣就可使人知道這圖案似的一大片便是沙灘。

剛剛照好了沙灘，有兩個女人挑着松柴從西邊的山上下來，她們看見了我，便也像那種小孩一般，喊着先生，拍照，因爲她們頭上都裹着毛巾，而且陽光很強，看不淸楚是什麼人，我便等着她們過來，仔細一看，原來是我見過一

面的張大嫂和她的小姑。這位張大嫂年紀還很青，六個月前剛做母親，眉目生得很清秀，她這時頭上蒙着毛巾，露着腿，赤着脚，挑着一擔松柴的姿態，却正表現出這裏山海邊農婦壯健的風采，我答應她們說：『好啊，此刻就拍。』張大嫂倒忸怩起來了，她將頭上的毛巾撩起，露出她一對靈動的眼睛，笑着說，『這樣拍出來勿好看。』恐怕我不得她同意就攝取了她似的，她逃開了柴擔，推托說在陽光裏拍出來不清楚，要明天上午來請我拍。我說，『今天拍了一張，明天再拍一張好了。』可是她一定不肯。

我是知道張大嫂的心裏的，她要我替她拍照，但這時一副打柴女的打扮。她以爲是有失體統的，她要除了頭上的毛巾，她要穿着鞋襪，她要打扮得像城市的婦女一般，嬌嬌滴滴，然後叫我替她拍照，要她認識自己的壯健的風姿，要她認識自已的樸素的農婦身份，這是，對於她，無論如何都講不明白的一回事。我想，自己很自然的美點認爲醜惡，而將他人的醜惡抄襲過來，反以爲優美，這也許是人性的所好的一端，不是知識所能解決的吧。張大嫂要學城裏女

裝打扮，如果不能算作一例，那末女子大學生的穿高跟鞋至少是一好例吧。

十七十二月十二日晚

二十三　公事

雲雲：

一天有個穿中山裝的和一個穿棉袍的人來訪問此間的房東。房東看見他們從田徑上走來，老遠就照呼他們了，很恭敬地招待他們到我間壁的房裏去。不知道他們在討論什麼事情，只聽見來訪的兩個都講着平湖官話，而房東也用着寧波官話回答着。

後來那兩個人同出去了。房東站在廊沿裏，一臉不愉快，嘴裏咕嚕着。

我因爲好奇，便問房東道：「那兩個什麼人？」

他輕輕地，像怕被人聽見似的，說道：「要來敲竹槓…………就是那山下公安局派出所的巡警，因爲我的阿侄從海灘上搬了幾塊石子去給那邊新造房子做基石。那兩個巡警就要來尋銅錢了。他們說搬了那海塘上的石塊，海塘就要壞的。虧他們說得出海塘！沙灘，山脚，那裏有什麼海塘呢？」

他說得有點忿然。我便直捷爽快地問他：「他們要多少錢？」

「胃口大得很，說要一百多塊錢哪！」

「那末你怎麼辦呢？」

「我說一百多塊錢是拿不出的。廿來塊錢還好商量。況且這是我阿姪幹的。現在阿姪在甯波……讓它拖延下去，看他們怎樣辦……」

後來果然不聽見房東再說起那石子的事情了。但是過了半個月光景，那個穿中山裝的和穿棉袍的又來訪問房東了。房東正在吃夜飯，他要出來招呼他們。但是這次倒是客人客氣了，說：「老闆，你儘管用飯好了，不要緊，不要緊，你儘管用飯吧。我們在廊沿裏站一回好了。」房東竟也不客氣，自顧自吃飯了，等到吃好三大碗飯，抹一抹嘴，才走出來，和那兩個人立談了一回。後來那兩個人就去了。

我想他們一定又是討論石塊問題。此番談話的結果，房東面上倒有得意之色。我搭訕着向他問道：「事情弄好了？」

「弄好哉！」

「出幾塊錢？幾時弄好的？」

「啊，弄了好久。我上城裏去時，他們一看見我，就拖着我講價錢。他們問我幾塊錢我可以作主。我說十塊錢爲度，再多只好等我阿姪自己來辦了。講了好久，到昨天才算講好。我說大家自己人，大家漂亮，十塊錢是公的，送給局裏，但是要有收條的，還送兩塊錢，請兩位先生吸枝香煙。他們倒還客氣，說好了，好了，就這樣子算了！今天是來問我拿錢的。我說錢還要去借來呢。現在講好明天去把錢給他們，他們給我一張收條。」

我說：「他們居然肯出收條！」

「錢要拿去，自然非出收條不行啊。大家講好的，十塊錢要出收條，兩塊錢不出收條的。」房東這時將手指着西邊的山，接着說下去道：「這班人眞是好東西！石頭事體，不僅是我們這一處呢。西邊山上西洋人造的一間小房子，也是爲了石頭事體被巡警去查着了啊。巡警叫包工頭停止工作。工頭沒有法子

」，便拿出三塊錢來，同時請求他們寬限三天。三天滿後，巡警又來了，於是又拿出三天的錢來再寬限三天。這樣一塊錢寬限一天已寬限十五天了。房子現在已造好了。大抵事情也就完結了。」

下一天房東去交了錢之後，却不聽見他說起這件事了，我想房東大抵以爲事情已經完了，沒有什麼「以資談助」了，所以就一點也不說起了。

今天喫過飯後，房東來報告我說，那個替洋人造屋子的包工頭被巡警捉去了。

我奇怪地問道：「他出了十五塊錢了，爲什麼還要捉他去？」

「那十五塊錢又沒有什麼收條的，有何用呢？……據說這件事因爲早已報告總局的緣故。今天總局裏黃局長到海邊來白相，看見那所小洋房已經造好，便很發怒，說叫包工頭的停止，包工的不停工，所以非把包工的捉去不可。」

我想起他所出的十二塊錢究竟取得收條沒有，便問他道：

「你的十塊錢一張收條拿到了沒有呢？」

「沒有啊！」

「你說過一定要拿收條的。不拿到收條，不拿出錢去的啊！」

「我將錢拿出去了，向他們要收條。他們倒說，「收條是無從出的」，接着又反問我，「你相信不相信我們？如果不相信，錢就拿回去好了。」我想如果把錢拿回了，他們更加要來尋我事了。我只好說相信，相信，大家自己人。錢就讓他們拿去了。」

「你眞相信他們嗎？以後仍來尋着你，像尋着包工頭一樣，怎麼辦呢？」

「他們說不去報告總局，便不會有什麼事體了。」經驗雖老的房東，說時面上神氣却顯出一股「我也會上當」的悲哀了。

亞霙：你看我寫的信，竟像寫小說了。原來這是小說啊。不過比我們在腦子裏空想的故事更加眞實一點罷了。

二十四　蠣黃

蔓雲

此間海灘的亂石上，塊塊都附着蠣殼的，而且附着得很多。有一天我拾到一塊極厚而且很大的一個貝殼，像塊石子，心裏想那裏有這樣厚的貝殼，仔細看來，原來貝殼上，還附有貝殼，重重疊疊有好幾層，我便以為這是貝殼累積成的。豈知用石子去打碎它來看時，原來裏面是一塊石子，這是塊四周給蠣殼包裹的小石子。

這種黏在石上的蠣殼，我起初以為是海水的力量，將蠣殼衝上石子便緊貼在石上了。不道不是這樣的。這種附着在石上的，原來就是蠣黃，是蠣蛤的一種，專門附着在海邊石塊上的。你如果用石子去打碎那完全的蠣黃時，你便可看見殼裏還有肉，是活的。據說潮水來時，在外面的半片蠣黃殼，便會張開來，潮水一去，重復合攏了。那種附着在石上的殼，便是給拾蠣黃的人打碎一了

全都剩在那兒的。

今天和吳靜山、謝世勳、席滌塵諸君到海灘去遊玩時，看見有一個人在那海角的亂石上敲擊。我們好奇，走過去看看，看見他正在敲擊那附在石上的貝殼。我們問他做什麼。他說捉蠣黃，同時他指着蠣黃的一端說，「你打那眼睛那半邊的殼，就會落開來了。」他又打給我們看，果然半片殼落下了，中間是蠣黃肉。他說：「這肉真好呢，要買五百錢一斤。」說時拿了一個叫我嘗嘗。我拿來嘗了，覺得肉很嫩，彷彿喫蜒蝣，而帶有點鹽味的。那個人還說：「殼裏的原汁不去動他，可以放兩天也不死。」後來我們也想去捉蠣黃了。可是那裏是眼睛，都記不起了，於是將殼都打爛了，不好拿，吳靜山先生便拿了一塊有蠣黃附着的石子帶回上海去了。

[illegible]二十五[illegible]廟宇[illegible]

[illegible]

靈雲[illegible]

不久附近海邊山上的廟宇與看四所，恰好兩所在我寓所的左面，兩所在右邊。寓所前的一片沙灘，鄉人稱做「王靈官地」。你便可猜測我們來此時，走到圖書山腳下所遇到的山門破廟，一定就是那所王靈官廟了。不錯，正是王靈官廟小廟裏只有二個窮苦的和尚，前幾日因痢疾而死了，現在爲一對窮夫婦和幾個小孩所佔據着。到這廟裏燒香的據說早已絕無僅有了，只在陰曆初一月半，在廟前放了一張募花香金的匾，每次卻只募得五六個銅元。由這所王靈官廟上去，到山頂上，便是那所中普陀下院，從我房裏北窗眺望時，紅黃色的牆壁倒很莊嚴，可是走到廟裏才知道這是坍破得和王靈官廟已不相上下了。寓所東面的兩所廟宇，便稍樣子些，在蒲山之後高拱山前的小普陀，廟前有石砌的平臺，左右階級二十餘級，山門裏有四大金剛，有着大歡喜的彌勒佛，正殿很闊大，

殿左右倘有幾宇樓房，正殿後便是山了。平時香火還有，逢到節令，更爲鼎盛。在蒲山之前，還有海中的外蒲山上，有中普陀寺，寺很廣大，但因爲要渡海過去，平日燒香的可說絕然沒有，只有在陰曆新年中和七月半中元節，才有從各地來的虔誠的香客渡海燒香。當家和尙叫崑師太，和尙衣還很整潔，可見平日香客雖少，收入定還豐富。這和尙的談吐到還有點鄉下的和尙情態，不像那小普陀裏的年輕和尙，只有鄉下而沒有和尙的神態了。我們第一天來此間，在賣山下看見巡警用稻草牽着的雅片和尙就是小普陀裏的住持了，據說這住持沒中用，實權握在一個老香伙的手裏。這個香伙，我常看見的，確然是老了，雖不大老於年紀，卻已老於閱歷，老於唇上留了黑鬚了。前天，我從散步回來，到這小普陀裏去休息時，我問那香伙關於廟裏的情形。他便感慨地說：「自從民國以來，廟裏香火就衰了。前清時代香客天天都有。知縣老爺正月初一也來燒香叩頭。逢到觀音生日，八個籤筒，香客還要搶奪，不夠應用。現在民國世界，佛打倒了。香火也就完了。今年夏天，只有從上海來的不着褲子只穿汗背

心的滲浴女人進來嘻嘻哈哈，哎！這是民國世界啊！」我看他說話的口氣，唇上黑鬚微微的顫動，眼睛裏的薄笑，倒很像一個幽默家哪！

二十六　早晚

雲：

天是灰暗的。突然間，東邊蒲山後面，有一柱金光直聳天際，頓時金光四周的幾片暗雲裏泛出紅色來了。山腰裏有一朵兩朵的白雲輕輕地浮在紅光裏，三四點黑色的蒼鷹也在那紅光左右盤旋。西邊的山和我寓所後面的山巔上，還可以看見一堆堆的雲霧在飄動。

東邊山前後的雲裏泛出來的紅色更多了更亮了，將一圈的天都烘紅了。漸漸在轉成青色的天空裏，除了一朵朵曉霞之外，或劃上了一長條白光。遠處，沒有曉霞的地方，是一片青裏泛紅的。這時天和海也分明起來了，海比較暗澹，像是重而厚了。海面有三四帆船正趁着西北的晨風，向東而去。

舍後松林間的小鳥吱喳地叫了，烏鴉哈哈地從屋頂上飛過，狗在稻場上打滾，鷄在遙遠地啼鳴，鴨在呷呷地叫了。

天已完全明亮，爽朗的秋風，輕輕地吹進我的房中。

到了下午四點多鐘時，太陽開始從圓頂山的巔上向西下落，當它一半還露出山巔，一半已落在山後時，山前沙灘上黑色的山影外邊，映照落日餘暉的地方，從遠望去，正如澆着燒紅的鐵汁，刺耀着眼睛。

沙灘上沒有陽光了，山頂上也沒有陽光了，但是天際還很明亮，後來彷彿就在頭頂上的白雲，中心是桃色的，漸漸兒用淡青色來鑲邊了。所鑲的邊愈益闊大，青色也愈益濃厚，中心的桃色跟着一點兒一點兒縮小淡白起來，最後整塊的白雲，完全變爲暗青色。一塊白雲如此，其餘的白雲也無不如此。

海對面的山影早已望不出來了，只見海連着天，暗暗的；但是西邊遠山的青影還看得清楚。在那青影四周的雲片還閃着一些陽光。

幾個遠山青影的面前，有一葉黑色的風帆正在緩緩地航駛，那簡直是畫師所夢想着而描繪不出的油畫。

不久，白雲上的青色從濃暗而變成灰色，而且各各分裂的白雲此刻因灰暗

而漸漸將打成一片了。

夜來天是暗淡了，但一點閃閃爍爍的光明又爍爛地掛在園頂山上，就是那個黃昏哩。

在星光裏，灰暗的天空中，忽然「呼——」似一陣北風吹起的響聲，接着在你頭，肅肅地一陣羽翼聲，你仰起頭來了，你便看見有一大羣的鳥飛鳴着向那山後飛去，那不是烏鴉，也不是寒雁。這是大羣的野鴨哪，每天早上從山後不知什麼地方飛向海灘來，到了這晚上，便又成羣地飛向山後，不知何處去了。

到野鴨飛歸，晚景也就告終了。

二十七　星期日

小雲：

你是知道山中沒有日曆的。山中人所曉得的日曆，也不是我們來自上海的人的日曆。所以我到了此間的第三天，自己就用紙匣板來做一個十月十一月兩個月的日曆了。我的日曆做得很好哪，每逢星期日，那數字都寫得特別粗大。你一看就知道那一天是星期日。

山間海邊，星期日和其他日子難道有不同的嗎？在此地閑日月裏，星期日却也和平常日子不同。你要知道天主教在這海邊勢力很大哪，山頂上造着很高的教堂；還有神父們造着的休養室。天主教佔領了好幾個山，好幾千畝的土地，信教的土著也不少，我寓所的房東就是天主教徒。星期日跟着天主教的力量就在此間流行了。

平常我一人所獨占的西邊的沙灘，到了星期日就被他人瓜分了。西洋人成

羣結隊而來。他們帶了布蓬帳、簡單的鑪灶，到這海灘上來野宴、遊玩、洗澡、曬太陽，最初勁的是小孩子們，把沙灘做了天然的運動場，他們跳躍、賽跑、足球。紅的綠的濃豔的絨線衫在闊大的沙灘上穿來穿去的情景，頓時令人感到色彩的鮮美了。

大人也高興，尤其是女子。你想年輕的姑娘從緊張的打字機旁、鴿棚的屋子解放出來，到這渺茫的大海面前，呼吸着新鮮的空氣，曬着和暖的陽光，那有不使她們青春的血液沸騰起來的？她們坐在沙上，像小孩子一般弄沙泥，互相談笑，有時快活到在沙上打滾。手製的簡陋的飯食，大抵滋味特別好，飯後，她們換了短褲子走到海水裏去作樂遊戲。小孩子們學樣，也跟着到海水裏去了。這平面的一片黃色的海灘被他們築成為立體的彩色的海灘了。就是星期日逢到下雨，這班專門講享受的洋人，竟也不避風雨，到這海邊來享樂一天。

海會使人活潑起來，興奮起來，自大起來，海真偉大哪！你是知道那位胡適靜先生的吧，他平日不是完全像個女子嗎？可說一步斜路他都沒有走過，一

個極小的粗暴他都沒有舉動過。但是他前天到這海灘上來，却不禁使他活潑起來了。他想在沙灘上打滾，（雖則終於沒有實行），他在沙灘上跑了，他拿小石塊投擲到海裏去了，他走到最外邊的臨海的石上去了，他的鞋子都給海波打濕了。總之，他露出他活潑興奮熱烈的青年的本來面目來了！海眞偉大哪！我們來讚美海哪！偉大的海！

二十八　謝謝乍浦

謝謝乍浦
強烈的朝陽
雲霞的光芒
月夜的輝光
恢復了我的健康

謝謝乍浦
葱蘢的山岡
松林的芬芳
蒼鷹的翱翔
恢復了我的健康

謝謝乍浦
大海的蒼茫
潮聲的激昂
海上的帆檣
恢復了我的健康

謝謝乍浦
沙灘的金黃
田野的秋裝
風暴的猖狂
恢復了我的健康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初版

寄雲妹的信

定價七十元

著者　徐蔚南

出版者　中國文化事業社

發行人　陳和坤

發行所　中國文化事業社
重慶冉家巷二十一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新書

歡迎函購